

歷代通鑑纂要

卷六拾七

宋仁宗上

卷六拾八

宋仁宗上



原件短缺

P1

也。倣益感懼

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
帝如西京郊。大赦。還宮

帝以江表底定。欲西幸。以行郊禮。三月。如西京。次鞏縣。遂拜安陵。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。奉陵戶復一年。至洛陽。四月。祭天地于南郊。都民垂白者。相謂曰。我輩少經亂離。不圖今日。復觀太平。天子儀衛。有泣下者。祭畢。大赦。宴賜親王羣臣。有差。帝欲留都洛陽。羣臣咸諫。弗聽。晉王光義言其非便。帝曰。遷河南未已。終當居長安耳。光義問其故。帝曰。

州一軍。八十六縣。詔封倣為淮海國王。授倣弟儀信。並觀察使。倣子惟濬。惟治。並節度使。惟演。惟顥。及族屬僚佐。授官有差。

以孔宜襲封文宣公

宜知星子縣。回獻所為文帝。帝召問孔子世嗣。以襲封。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。不預庸調。周顯德中。遣使均田。遂抑為編戶。詔特復其家。

四年。帝自將伐漢。至太原。漢主繼元降。

帝議伐漢。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。惟曹彬力贊之。帝意遂決。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。帥崔彥進。

李漢瓊。劉遇。曹翰。米信。田重進軍。分四面攻太原城。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。以斷燕薊援師。遂自將伐之。漢求救于契丹。契丹遣耶律沙帥師赴之。至白馬嶺。郭進迎戰。契丹大敗。潘美等屢敗漢兵。進築長連城。圍太原。漢外援不至。餉道絕。帝至。慮城陷。殺傷者衆。詔諭繼元降。當保保貴富。繼元乃奉表乞降。許之。明日。繼元率官罪臺下。帝釋之。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封彭城郡公。賜賚甚厚。凡得州十。軍一。縣四十一。後繼元卒。追封彭城郡王。

帝發太原。遂伐契丹。圍幽州。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于高粱河。敗績乃還。

帝既滅漢。欲乘勝取幽薊。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。崔翰獨曰。取之易。帝意決。遂發太原。次東易州。進次幽州城南。命宋渥。崔彥進。劉遇。孟玄喆。分兵四面攻城。圍之三周。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。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。沙敗。將遁。休哥兵適至。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。復戰。帝大敗。乃命孟玄喆屯定州。崔彥進屯關南。劉廷翰。李漢瓊屯真定而還。契丹遣韓匡嗣。與耶律沙。耶律休

哥。侵鎮州。報圍燕之役。軍于滿城西。方陣。官軍詐降。俄而劉廷翰陣于前。崔彥進潛師躡其後。李漢瓊。崔翰。趙延進兵繼至。合擊之。契丹軍大潰。追至遂城。斬獲萬計。

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

初德昭從帝征幽州。軍中嘗夜驚。不知帝所在。有謀立德昭者。帝聞不悅。及還。以征北不利。久不行太原之賞。德昭以為言。帝大怒曰。待汝自為之。賞未晚也。德昭退而自刎。帝聞之。驚悔。往抱其尸。哭曰。癡兒何至此邪。追封魏王。謚曰懿。

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

論平漢功也。文武諸臣進秩有差。

五年。定差役法

太祖因前代之制。以衙前主官物。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。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。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。後有貧富。隨時升降。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。定諸州戶為九等。上四等充役。下五等免之。

契丹寇鴈門。代州刺史楊業敗之

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。帝克太原。聞其勇。召

見復楊姓。以其老於邊事。拜代州刺史。業善戰。號揚無敵。契丹兵十萬寇鴈門。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出。至鴈門北口。南向擊之。契丹兵大敗。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。自是契丹畏業。每望見旌旗即引去。主將多嫉之。或潛上謗書。帝皆不問。封其書付業。

契丹寇瓦橋關。帝自將禦之。契丹軍退。乃還。

契丹主賢圍瓦橋關。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。官軍大敗。休哥追至莫州。帝自將禦之。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。帝次大名。諸軍復戰于莫州。敗績。會

契丹主引去。帝欲遂取幽州。李昉力陳其未可。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。帝既還京。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。張齊賢上疏曰。聖人舉事。動在萬全。百戰百勝。不若不戰而勝。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。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。臣又聞家六合者。以天下為心。豈止爭尺寸之土。角夷狄之勢而已。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。安內以養外。民既安利。則戎狄歛衽而至矣。

呂氏中曰。齊賢之論。其知本矣。然徒知遼未可伐。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。豈惟齊賢。雖趙普。田錫。王

已辛

禹偁亦不之知也。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。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。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。燕薊不收。則河北之地不固。河北不固。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。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。

六年。皇子興元尹德芳卒。

贈中書令岐王。

薛居正卒。

居正輔相十八年。寬簡不苛察。衆論賢之。帝親臨其喪。為之流涕。存問其家。

遣使如渤海。

渤海本高麗之別種。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。帝將大舉伐契丹。遣使賜其王詔書。令發兵以應。約滅遼之日。幽薊土宇復歸中朝。朔漠之外悉與渤海。然渤海竟無至者。又以詔賜定安國王。令張犄角之勢。定安本馬韓之種也。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。欲依中國以攄宿憤。得詔大喜。因女真遣使朝貢。道出定安。附表來上。帝優詔答之。付女真使者。令齎以賜焉。

罷左拾遺田錫。

時盧多遜專政。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。然後敢通。

又必於閤門署狀云。不敢妄陳利便。希望恩榮。錫貽書多遜。乞免署狀多遜不悅。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。錫因入辭。直進封事。言朝廷大體者四。帝覽疏。優詔褒答。賜錢五十萬。

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

普奉朝請累年。盧多遜益毀之。謂普初無立上意。普鬱鬱不得志。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。告秦王廷美驕恣。將有陰謀竊發。帝疑以問普。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。且自陳曰。臣忝舊臣。為權倖所沮。遂備道預聞。昭憲太后顧命。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。帝發金匱得誓書。及覽普前表。因召見。謂曰。人誰無過。朕不待五十。已知四十九年非矣。乃拜普司徒兼侍中。封梁國公。

置京朝官差遣院

舊制。京朝官屬吏部。國初以來。皆出中書。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。受代而歸者。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。品量材器。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。謂之差遣院。

以石熙載為樞密使。楚昭輔罷

七年。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。尋貶為涪陵縣公。安

置房州

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。遂罷廷美開封尹。以上變進柴禹錫樞密副使。初命廷美尹開封。德昭、德恭等皆稱皇子。及德昭不得其死。德芳相繼夭沒。廷美始不自安。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。趙普對曰：太祖已誤。陛下豈容再誤。廷美遂得罪。普復相。盧多遜不自安。普屢諷令引退。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。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。下御史獄。獄上。詔削奪多遜官爵。流崖州。廷美勒歸私第。復其子為皇姪。女落皇女公主之號。普又諷知

開封府李符上言：廷美不悔過而怨望。乞徙遠郡以防他變。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。房州安置。

沈倫罷

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。獻銀夏綏宥四州。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。

夏州自李思恭以來。未嘗親朝中國。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。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。乞納其境內。夏綏銀宥四州。留京居之。帝為遣使如夏州。護總麻已上親赴闕。以曹光實為四川都巡檢使。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。聞使

至。乃詐言乳母死。出葬于郊。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。從者日衆。帝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。契丹耶律賢死。子隆緒立。

隆緒既嗣位。謚賢曰孝成皇帝。廟號景宗。尊母蕭氏為太后。專國事。復國號曰大契丹。改元統和八年。罷樞密使曹彬。以王顯珥德超為樞密副使。

酒坊使珥德超有寵于帝。覬代曹彬之位。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。曰。彬秉政久。得士心。將為不利。且誣以事為徵。帝信之。郭贄極言救解。不聽。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。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。後德超

以怨望流瓊州。死。帝始悟曹彬之誣。待之加厚。

宴進士于瓊林苑。

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。始分三甲。錫宴于瓊林苑。寵之以詩。遂為定制。

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。

王。帝第五子元傑也。嘗作假山。召僚屬置酒。衆皆褒美。坦獨俛首。王彊使視之。坦曰。但見血山。安得假山。王驚問故。坦曰。坦在田舍時。見州縣督稅。上下相急。父子兄弟。鞭笞苦楚。血流滿身。此假山。皆民租所出。非血山而何。時帝亦為假山未成。聞之。

亟毀馬。王每有過失。坦輒盡言規正。左右教王稱疾。帝憂甚。召乳母問狀。乳母曰。王本無疾。徒以姚坦檢束。不得自便耳。帝怒曰。吾選端士輔王為善。今乃欲使我逐正人。王年少。豈解此也。必爾輩教之。杖乳母于後園。召坦慰諭之。

趙普罷

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

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

又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。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。帝嘗謂蒙正曰。古所謂君臣道合者。

情無間耳。凡士未達。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。則快快于心。及列於位。得以獻可替否。當盡其所蘊。言或未中。亦當僉議而更之。俾協于道。朕固不以崇高自恃。使人不敢言也。後穆卒。帝臨其喪。哭謂侍臣曰。穆操履純正。遽爾淪沒。非穆之不幸。乃朕之不幸也。

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。王著為侍書

帝勤於讀書。自己至申。然後釋卷。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。日進三卷。宋琪以勞瘁諫。帝曰。開卷有益。不為勞也。

雍熙元年求遺書

詔募中外。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。當議甄錄酬獎。餘第卷帙之數。等級優賜。不願送官者。借其本寫之。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。

涪陵公廷美以憂卒

廷美至房州。憂悸成疾。薨。追封涪王。謚曰悼。以其子德恭。德隆為刺史。

羣臣請封禪。許之。乾元文明殿災。詔求直言。罷封禪。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。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。五月。乾元文明二殿災。詔求直言。遣

使按察淮浙蜀廣嶽。遂罷封禪。知睦州田錫上疏。畧曰。給事中不得其人。左右補遺不舉其職。致陛下有朝令夕改。捨近謀遠之事。又言時久升平。天下混一。故左取右奉。致陛下以功業自多。然臨御九年。刑罰未甚措。水旱未甚調。陛下謂之太平。誰敢不謂之太平。又言宰相不得用人。而委員郎差遣。近臣不專受責。而求令錄封章。又言宰相若賢。當信而用之。宰相非賢。當擇而任之。何以置之為具臣。而疑之若衆人也。

華山隱士陳搏入朝

帝之即位也。召搏入見。待之甚厚。至是復至。帝遣中使送至中書。宋琪等從容問玄默修養之道。搏曰。聖上博達古今。深究治亂。真有道仁聖之主。正君臣協心同德。興化致治之秋。勤行修煉。無出于此。

立妃李氏為皇后

后。淄州刺史處耘之女。

二年。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。遂襲銀州。據之。先是知夏州尹憲。與都巡檢曹光實。襲繼遷於地斤澤。大破之。繼遷自是轉徙無常。漸以疆大。西人

以李氏世著恩德。多歸之。於是率衆攻麟州。使人給曹光實。講甥舅之禮。光實至其地。伏兵起。光實被害。遂襲據銀州。

禁增置寺觀

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。宴羣臣于後苑。

召輔臣。三司使。翰林樞密直學士。尚書省四品。兩省五品以上。三館學士。宴于後苑。賞花釣魚。命羣臣賦詩。因習射水心殿。賞花曲宴自此始。

徵田仁朗還。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。銀麟夏州蕃

內附

繼遷既殺曹光實。遂圍三族砦。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。與繼遷合。仁朗行次綏州。請益兵。時繼遷進攻撫寧砦。仁朗聞之。喜曰。撫寧小而固。非旬浹所能破。我俟其困。以大兵臨之。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。虜成禽矣。部署已定。仁朗欲示閑暇。縱酒搏菹。侏等因媒蘖之。帝聞三族已陷。大怒。徵仁朗還。下御史獄。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。仁朗對曰。銀綏夏三州兵。皆以城守為辭。不遣。三族去。綏州遠。非元詔所救也。臣已定禽繼遷策。會詔至。不果。

因言繼遷得羌戎情。願優詔懷來。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。令圖之。不爾。他日大為邊患。帝愈怒。特貸死。竄商州。是月侏等出銀州北。破悉利諸砦。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。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。助討繼遷。侏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。斬賊首五千級。繼遷及遇也遁去。時詔郭守文與侏同領邊事。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番。焚千餘帳。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悉內附。繼遷降契丹。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。都督夏州諸軍事。後又封為

夏王

廢楚王元佐為庶人

元佐。帝長子。少聰警。貌類帝。帝鍾愛之。廷美遷房州。元佐嘗力救。及廷美死。遂發狂疾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。疾少間。帝為赦天下。會重九。詔諸王宴射苑中。元佐以新瘥不預。及諸王宴歸。暮過元佐。元佐恚曰。若等待上宴。我獨不預。是棄我也。因發忿被酒。夜縱火焚其宮。帝大怒。廢為庶人。均州安置。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。帝許之。行至黃山。召還。居于南宮。

遣使如高麗

時議伐契丹。以高麗與之接壤。數為所侵。命韓國華齋詔諭。令發兵西會。高麗遷延未即奉詔。國華屢移檄督之。得報發兵乃還。

宋琪柴禹錫免

初詔廣宮城。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。上言願易官邸。帝不悅。禹錫又陰結琪。為琪請盧多遜舊第。帝益鄙之。廣南轉運使王延範。琪妻高氏親也。將謀不軌。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。帝因琪禹錫入對。問延範何如人。琪禹錫未知其端。盛言延範彊明忠幹。帝意其交通。不欲暴其狀。詔琪詎諧無大臣體。

罷守刑部尚書。降禹錫為左驍衛大將軍。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。

南康軍大雨雪。江水冰。

雪厚三尺。江水冰合。可勝重載。

三年。以曹彬。田重進。潘美等為都部署。將兵伐契丹。

初。賀懷浦將兵屯三交。好議邊事。與其子知雄州。令圖上言。契丹主少。母后專政。寵倖用事。請乘其釁。以取燕薊。帝信之。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。崔彥進副之。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。杜彥圭副之。出雄州。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。出飛狐。潘美

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。楊業副之。出鴈門。

李至罷。

至上疏諫伐契丹。因固請解機務。帝許之。

曹彬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。敗績。

彬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。取固安新城二縣。進攻涿州。克之。重進出飛狐南。遇契丹兵。擊破之。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。飛狐靈丘皆降。美自西陘入。寰州刺史趙彥章。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。皆以城降。遂克應雲州。重進取蔚州。初。諸將陞辭。帝謂曰。潘美但先趨雲朔。卿等以十萬衆。聲言取

幽州。且持重緩行。不得貪利。虜聞大兵至。必悉衆救范陽。不暇援山後矣。彬既次涿。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。設伏林莽以絕糧道。彬居涿旬日。食盡。退師雄州。帝亟遣使止彬。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。俟美盡略山後地。會重進東下。合勢以取幽州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。恥握重兵。不能有所攻取。謀議蜂起。彬不得已。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。時方炎暑。軍渴乏井。漉淖而飲。士卒困乏。糧又將盡。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。彬信復引退。休哥因出兵躡之。戰于岐溝關。彬信

敗走。夜渡拒馬河。休哥引精兵追及。溺者不可勝計。彬信南趨易州。方瀕沙河而饜。聞休哥引兵復至。驚潰。死者過半。沙河為之不流。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為界。太后不從。引兵還燕。帝聞之。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。令田重進屯定州。潘美還代州。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。及吐谷渾部族。分寘河東京西。契丹復陷蔚寰州。帝悔。謂張齊賢等曰。卿等共賭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。

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。敗績。轉戰至陳家谷。死之。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。

耶律斜軫兵勢甚盛。揚業欲避其鋒。但領兵出大石路。直入石碣谷。護軍王侁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。業不可。侁曰。君侯得非有他志乎。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。將行。泣謂美曰。此行必不利。業太原降將。欲伺便以立尺寸功。報國家。今諸君責業避敵。尚敢自愛乎。因指陳家谷口曰。諸君幸於此。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。業轉戰當至此。可夾擊之。不然。無遺類矣。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。斜軫遣副部署蕭捷覽伏兵于路。業戰敗。退趨狼牙村。侁自寅至巳。不得業報。使人登臺望之。無所見。以為契丹敗走。欲爭其功。即領兵離谷口。美不能制。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。聞業敗。即麾兵却走。賀懷浦敗沒。業且戰且行。自午至暮。果至谷口。望見無人。拊膺大慟。再率麾下力戰。身被數十創。被擒。其子延玉死焉。業不食三日死。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。悉棄城走。斜軫復陷其地。事聞。帝深痛惜。詔贈業太尉。削美三任。除侁名。貶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。

治其違詔失律罪也。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。初米信軍潰。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。田重進亦

全軍不敗。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。繼隆為馬軍都虞候。知定州。

以張齊賢知代州。

帝以楊業死。訪近臣可知代州者。時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。因請行。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。

契丹隆緒大舉入寇。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。敗績。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。遂掠邢。深。德州。

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。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。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。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。休哥逆戰于君子館。會隆緒兵大

至。廷讓力不敵。一軍盡沒。以數騎脫走。李敬源。楊重進皆死之。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。我獲罪本國。旦夕願歸南朝。令圖信之。及廷讓敗。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。令圖意其來降。欲擅其功。即引數十騎逆之。既至。休哥執之。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。契丹乘勝長驅而南。遂陷深。邢。德三州。殺官吏。俘士民。輦金帛而去。魏博之北。民尤苦焉。帝聞之。下詔自悔。而釋敗潰將士之罪。且蠲河北逋租。給復

三年

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

契丹薄代州城。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。誓衆感
慨。無不一當百。契丹少却。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
以并師來會戰。使為契丹所執。時契丹兵塞川。齊
賢夜發兵二百人。持一幟。負一束芻。距州西南三
十里。列幟然芻。契丹遙見。意謂并師至。駭而北走。
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銍砦。掩擊大敗之。

四年遣使募兵于諸州

帝將大發兵討契丹。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
郡。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。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。
若是天下不耕矣。三上疏爭之。李昉等亦相率言。

亥丁

子戊

河南之民。罔知戰鬪。或慮人情搖動。因而為盜。非
計之得。乃詔獨選河北。而諸路悉罷。
端拱元年。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。

李昉罷

昉和厚多恕。在位小心醇謹。每有求進用者。雖知
其材可取。必正色絕之。已而擢用。子弟問其故。昉
曰。用賢人主之事。若受其請。是市私恩也。故峻絕
之。使恩歸于上。

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。呂蒙正同平章事。

帝欲相呂蒙正。以其新進。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。

會普以籍田入朝。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。蒙正質厚寬簡。有重望。以正道自持。遇事敢言。帝嘉其無隱。普開國元老。蒙正歷官一紀。進同相位。普雅重之。

改封錢俶為鄧王

俶。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。未幾改南陽。俶固讓國王之封。乃改封許王。至是復封鄧王。

作祕閣

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。分三館書籍置其中。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。帝謂至曰。人君當淡然無欲。勿使嗜好形見於外。則姦佞無自入。朕無他好。但喜讀書。多見古今成敗。善者從之。不善者改之。如斯而已矣。至每與李昉。王化基。觀書閣下。帝必遣使賜宴。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。

臣等謹按古先載籍。皆後世之著龜鑒戒。不可一日而忽忘者也。太宗既建崇文。又求遺書。至此又作祕閣。分置書籍。時肆覽閱。其曰人君當淡然無欲。勿使嗜好見於外。又曰但喜讀書。多見古今成敗。至哉言也。人主宜深味焉。

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。賜姓名趙保忠。

李繼遷侵擾日甚。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。帝召見。加賜而遣之。且謂曰。若繼遷歸款。當授以官。

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。

利用以幻術得幸。驕恣不法。居處服御僭乘輿。趙普按其十罪。既命配商州。普復力請誅之。帝曰。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。普曰。陛下不誅。則亂天下法。法可惜。此一豎子何足惜哉。帝不得已命誅之。

鄧王錢俶卒。

俶薨。輟朝七日。追封秦國王。謚忠懿。命中使護喪。

葬洛陽。自鏐至俶世有吳越。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。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。既以地歸朝。四徙大國。善始令終。窮極富貴。福履之盛。近代無比。

契丹復陷涿州。遂入祁州。

二年。契丹陷易州。遷其民于燕。

時契丹屢寇邊。詔羣臣上備戎策。張洎言。今自飛狐以東。皆為契丹所有。既失地利。而河朔列壁。皆具城自固。莫可出戰。請於沿邊建三大鎮。鼎峙而守。仍命親王出臨魏府。以控其要。則契丹豈敢越。

而南侵。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。非我戰地。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水。抵桑乾河。則東瞰燕城。纔及一舍。決旬必克。山後八州必盡歸降。若選使通好。弭戰息民。此亦策之得也。李昉。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。帝嘉納之。

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

作開寶寺塔

藏佛舍利也。高三百六十尺。費億萬計。踰八年始成。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。衆謂金碧煒煌。臣以為塗膏爨血。帝亦不怒。

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。朝廷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。休哥帥精騎數萬邀諸途。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。休哥不顧而南。繼倫俟夜潛躡其後。行數十里至徐河。天未明。休哥去大軍四五里。將戰。繼隆方陣于前以待。繼倫從後急擊。殺契丹一大將。衆皆驚潰。休哥為短兵中其臂。乘善馬先遁。餘衆引去。契丹奪氣。自是不敢大入寇。

大旱

自秋徂冬不雨。田錫上言。此實陰陽失和。調燮倒

庚寅

置。上侵下之職。而燭理未盡。下知上之失。而規過未能。疏入。帝及宰臣皆不悅。出錫知陳州。

淳化元年。趙普罷。

普自再相。免朝。謁止。日赴中書視事。有大政則召對。至是以疾力求致仕。帝不得已。授太保兼中書令。西京留守。

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。

兢。陳宜都王叔明之後。九世同居。長幼凡七百口。唐僖宗及南唐時。旌其門。開寶初。免徭役。至兢子。姓益。喪常苦乏食。知州康戩言于朝。詔本州每歲

貸粟二千石。

詔致仕官給半俸。

二年春旱蝗。

時連歲旱蝗。是年尤甚。禱雩無應。帝手詔宰相曰。朕將自焚以答天譴。翌日大雨。蝗盡死。

以張齊賢。陳恕。參知政事。寇準為樞密副使。

初。準為樞密直學士。嘗奏事殿中。語不合。帝怒起。準輒引帝衣。請復坐。事決乃退。帝嘉之。及旱蝗。帝召近臣問以得失。衆以天數對。準曰。洪範天人之際。應若影響。大旱之證。蓋刑有所不平也。帝怒起。

入禁中。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。準曰。願召二府至。臣即言之。二府入。準乃曰。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。吉賊少乃伏誅。淮以參政汚之弟。盜主守財至千萬。止杖之仍復其官。非不平而何。帝以問汚。汚頓首謝。於是切責汚。而以準為可大任。遂有是命。

以謝泌為左司諫

上修正殿。頗施綵繪。泌為右正言。因對陳其事。即日命代以赭堊。賜泌金紫。拜右司諫。泌入謝曰。陛下從諫如流。故臣得以竭誠。如唐末孟昭圖者。朝

上諫疏。暮不知所在。如此安得不亂。帝動容久之。臣等謹按諫非人臣之利。國之福也。諫而行。非人臣之能。君之明也。太宗營建過侈。以謝泌之諫而罷。非樂於從諫之主。能如是乎。其所引孟昭圖之事。尤為懇切。至到諫。臣亡而社稷隨之。豈非萬世之永鑒哉。

李繼遷請降。以為銀州觀察使。賜姓名趙保吉。

先是趙保忠至夏州。言繼遷悔過歸款。詔授繼遷銀州刺史。然實無降心也。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。繼遷中流矢遁去。轉攻夏州。保忠乞師禦之。乃

遣翟守素帥兵往援。繼遷歸款。奉表謝罪。遂有是命。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。行軍司馬。保忠叛降契丹。契丹封為西平王。

置審刑院

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。乃置審刑院于禁中。以李昌齡知院事。置詳議官六員。凡獄上奏。先達院。印訖。付大理刑部斷覆。以聞。乃下院詳議。申覆裁決。訖。以付中書省行之。其未允者。宰相復以聞。始命論決。

王沔陳恕呂蒙正罷

呂蒙正為首相。以寬簡居位。政事多決於沔。沔聰察敏辯。有適時材。然性苛刻少誠。人胥怨之。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叶。及二人參知政事。沔不自安。

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。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。許於都堂。延接以杜私請。沔喜。即奏行之。司諫謝泌以為如此。是疑大臣以私也。疏駁之。帝追還前詔。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。恕聞。密以語之。覲其修舉。知古訴于帝。帝怒。恕漏言。亦坐免。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。請立太子。詞意狂率。帝怒。貶沆。而沆乃蒙

正妻族也。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。時三日之間。連罷三相。

以李昉、張齊賢同平章事。

王顯免。以張遜知樞密院事。溫仲舒、寇準同知院事。

知樞密院。同知樞密院。自此始。

女真請伐契丹。不許。

自是不復入貢。遂屬契丹。

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。

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。帝嘉之。賜詩二章。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。令榜

於廳額。曰永為翰林美事。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。請備其職。帝惡其躁競。出知濠州。乃以士安為學士。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。帝曰。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。第德行不及耳。

三年。置常平倉于京師。

先是旱蝗。詔遣使決諸州獄。五月雨。蝗盡殫。至是京畿穀賤。帝遣使增價糴貯之。俟歲饑則減價糴。名曰常平倉。遂為永制。

趙普卒。

普卒年七十一。帝聞之震悼。謂近臣曰。普能斷大

事。盡忠國家。真社稷臣也。普性深沉。有岸谷。少習吏事。寡學術。及為相。太祖勸以讀書。遂手不釋卷。每歸私第。闔戶啓篋。取書誦之。竟日。既卒。家人發篋視之。則論語二十篇也。

史臣曰。陳橋之事。人謂普及太宗。先知其謀。理勢或然。事定之後。未嘗以勲舊自伐。及其當揆。獻可替否。惟義之從。偃武修文。慎罰薄斂。以立宏規。其功大矣。獨廷美。盧多遜之獄。大為太宗之累。豈其學力有限。而猶有患失之心歟。

召終南隱士種放不至

放。洛人。沉默好學。隱居終南。以講習為業。從學者衆。資以養母。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。詔使召之。其母恚曰。常勸汝勿聚徒講學。身既隱矣。何用文為。盡取其筆硯焚之。與放轉居窮僻。人迹罕至。帝嘉其節。命有司時加存問。

四年置審官院

初。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。命官考課。號磨勘院。至是。改為審官院。掌審京朝官。其幕職州縣官。別置考課院主之。

交州黎桓入貢。詔封為交趾郡王。

桓遣使來貢。并上丁璿讓表。朝廷懲孫全興之敗。許之。以桓為靜海節度使。封交趾郡王。尋進封南平王。

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。

初承矩至雄州。即建屯田之議。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。乃以承矩為使。懋為判官。發河北諸州戍兵給其役。開塘泊種稻田。民賴其利。

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。

帝謂侍臣曰。學士之職。親切貴重。非他官可比。朕常恨不得為之。又曰。士之學古入官。遭時得位。紆朱拖紫。足以為榮矣。得不竭誠以報國乎。若水對曰。高尚之士。不以名位為光寵。忠正之士。不以窮達易志操。其或以爵祿榮遇之。故而效忠於上。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。帝然之。

張齊賢罷

殿中丞朱貽業。與李沆有姻婭。嘗為其同僚。王延德求補郡。沆言于齊賢。齊賢以聞。帝以延德嘗事晉邸。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。召見詰責。延德言未嘗有請。齊賢不欲援沆為證。即自引咎。遂坐免。以尚敏中。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。

二司舊隸樞密院。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。隸門下。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。蓋給事中之職也。李昉賈黃中李沆罷。

自七月初雨。至是不止。京城廬舍多壞。陳頴宋毫間盜賊並起。商旅不行。帝以陰陽愆和。罪由公府。切責昉等曰。卿等盈車受俸。豈知野有餓殍乎。昉等慚懼拜伏。遂並罷之。

以呂蒙正同平章事

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

時復置三司使。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。分天下

郡縣為十道。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。以京東為左計。西為右計。恕為總計使。魏羽為左計使。董儼為右計使。中分十道以隸焉。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。凡涉計度者。三使通議之。恕言官司各建。政令互出。難以經久。帝不聽。

五年蜀盜李順陷成都。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之。

甲午

初蜀亡。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。後任事者競起功利。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。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。

由是小民貧困。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。青神民王小波。因聚衆為亂。貧者爭附。遂攻青神。掠彭山。殺縣令齊元振。剖其腹實之以錢。惡其誅求無厭也。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。玘射中小波。已而為小波所殺。小波亦死。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。寇掠州縣。衆至數十萬。攻陷漢彭州。乘勝攻成都。轉運使樊知古。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。順入城據之。僭號大蜀王。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。兩川大震。帝議遣大臣撫諭。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。無使滋蔓。帝從之。遣繼恩等分

路進討。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。

臣等謹按古者中官所以審門閭。謹房室。後世關通政事。遂長厲階。况兵為邦政之尤大者乎。太宗以王繼恩招撫兩川。其後見聞習熟。以為當然。李憲領熙河之任。童貫興燕山之役。卒之覆師喪國。不可收拾。推原禍本。謂非太宗之作俑哉。

趙保吉寇靈州。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。

保吉徙綏州。民于平夏。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。反攻敗之。保吉復圍堡砦。掠居民焚積聚。遂攻靈

州。詔繼隆帥師討之。入夏州。執趙保忠送京師。保
吉遁去。詔削其姓名。墮夏州城。保忠至汴。帝詰責
而釋之。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。封宥罪侯。景德元
年卒。

饑

先是京西饑。浙饑。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。
皆坐疆盜棄市。知蔡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。餘
悉從杖。以其事聞。帝感悟。下詔褒之。至是遣使十
七人分詣諸道巡撫。帝謂之曰。彼皆平民。因饑取
餼糧以圖活命爾。宜悉從未減。不可與疆盜同科。

置起居院

右諫議大夫張昺請置起居院。修左右史之職。為
起居注。與時政記。逐月終送史館。以備修日曆。上
嘉之。乃置院于禁中。命梁周翰等掌其事。周翰請
以所撰先進御。後付史館。從之。起居注進御。始此
王繼恩復成都。獲李順誅之。其黨張餘復陷嘉戎諸

州

李順分遣數萬衆寇劔門。上官正為劔門都監。麾
下有疲卒數百。因勉激以忠義。勇氣百倍。力戰以
守。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。正與之合。迎擊賊衆大

敗之。斬馘幾盡。於是閣道無壅。王師得以長驅而進。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。即練士卒募彊勇。為城守計。至是李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。城中兵才三千。雍悉智力禦之。凡八十日。王繼恩遣石知顯來援。賊潰去。繼恩遂復緜州。進復闡。巴。蓬。劔等州。五月。至成都。破賊十萬衆。斬首三萬級。獲李順。遂復成都。其黨張餘復攻陷八州。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。詔磔順等于鳳翔市。降成都府為益州。

高麗請伐契丹。詔諭止之。

高麗數為契丹侵掠。請擊之。帝以北邊甫寧。不欲為外夷開隙。詔撫諭之。自是不復入貢。

以王繼恩為宣政使。

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。欲除宣徽使。帝曰。朕讀前代史。不欲令宦官預政。宣徽使執政之漸也。止可授以他官。乃命學士張洎。錢若水議。別立宣政使。以授之。

以張詠知益州。

王繼恩上官正。宿翰等。頓師不進。專務飲博。其下恣橫剽掠。餘寇勢復張大。詠至。勉正等親行。臨發。

舉酒屬軍校曰。爾曹蒙國厚恩。此行當平蕩醜類。若老師曠日。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。正由是決行深入。大致克捷。時寇掠之際。民多脅從。詠諭以恩。信使各歸田里。其為政恩威並用。蜀民畏而愛之。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。無半月之食。詠知民間舊苦鹽貴。而廩有餘積。乃下其估。聽民以米易鹽。未踰月。得米數十萬斛。詠度有二歲備。乃奏罷陝西糧運。帝聞之。喜曰。此人何事不能了。吾無憂矣。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。進封壽王。

帝在位久。儲貳未立。馮拯等上疏言之。帝怒。斥之。

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。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。帝曰。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。準曰。陛下為天下擇君。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。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。帝俛首久之。屏左右曰。襄王可乎。準曰。知子莫若父。聖意既以為可。願即決定。遂以元侃為開封尹。進封壽王。元侃。帝第三子也。

呂氏中曰。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。以立天子之權。盡出其手。雖李固。杜喬。裴度。鄭覃之徒。不能正之。準之一言。真萬世法也。

以陳恕為鹽鐵使。

總計使果不便。乃罷之。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。各置使。以恕為鹽鐵使。時帝留意金穀。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。溥等上七十一事。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。餘下恕等議。復賜三司錢百萬。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。令恕等量事大小。賞之。恕將立茶法。召茶商數十人。俾各條利害。恕閱之。第為三等。語副使宋太初曰。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。上等取利太深。不可行于朝廷。惟中等公私皆濟。吾裁損之。可以經久。於是始為三法行之。貨財流通。恕有心計。釐去宿弊。帝深器之。親題殿柱

曰。真鹽鐵陳恕

至道元年。帝觀燈于乾元樓

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。賜宴。見京師繁盛。諭近臣曰。五代之際。生靈凋喪。周太祖自鄴南歸。士庶皆罹剽掠。下則火光。上則彗孛。觀者恐懼。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。朕躬覽庶政。萬事粗理。每念上天之貺。致此繁盛。乃知理亂在人。呂蒙正避席曰。乘輿所在。士庶走集。故繁盛如此。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。饑寒而死者甚衆。願陛下視近以及遠。蒼生之幸也。帝變色不言。蒙正侃然復位。同列咸

多其伉直

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蜀盜平

先是上官正復雲安軍。張餘敗走。西川行營衛紹欽、楊瓊屢破賊衆。復蜀邛等州。帝以蜀盜漸平。下詔罪已。略曰。朕委任非當。燭理不明。致彼親民之官。不以惠和爲政。管權之吏。唯用刻削爲功。撓我蒸民。起爲狂寇。念茲失德。是務責躬。永鑒前非。庶無貳過。聞者感悅。至是餘攻眉州。翰擊敗之。餘走嘉州。爲軍士所獲。翰等至。函餘首送行營。其黨悉平。

呂蒙正罷

帝嘗欲遣人使朔方。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。蒙正以名上。帝不許。他日三問。三以其人對。帝怒曰。卿何執邪。蒙正對曰。臣非執。臣不欲用媚道安隨人主意以害國事。同列竦息不敢動。帝退謂左右曰。蒙正氣量我不如。既而卒用其人。果稱職。至是罷相判河南。

以呂端同平章事

初帝欲相端。或曰。端爲人糊塗。帝曰。端小事糊塗。大事不糊塗。決意用之。端持重識大體。慮與寇準

同列而已。先正台揆。恐準不平。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。

開寶皇后宋氏崩。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。

后疾甚。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。權殯晉濟佛寺。謚曰孝章皇后。羣臣不成服。禹偁對客言。后嘗母儀天下。當遵用舊禮。帝不悅。坐謗訕。責知滁州。禹偁立朝敢言。以直躬行道為己任。不為流俗所容。故屢見斥。

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。繼遷不奉詔。

先是繼遷獻馬謝罪。又遣弟延信言違叛事。出保忠。帝召見慰諭之。至是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。帝以浦為鄜州團練使。留京師。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。繼遷不受。

立元侃為太子。更名恒。大赦。

自唐天祐以來。中國多故。立儲之禮廢及百年。至是始舉而行。中外胥悅。太子既立。廟見還宮。京師民擁道喜躍曰。少年天子也。帝聞之不懌。召寇準謂曰。人心遽屬太子。欲置我何地。準再拜賀曰。此社稷之福也。帝悟。入語后嬪。宮中皆前慶。帝喜。復出延準飲。極醉而罷。以李至。李沆並兼太子賓客。

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。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。至沆不敢當。上表辭謝。帝不許。

臣等謹按古者世子齒於學。謂與同學齒讓而不敢先也。若夫師傅保疑丞。則所賴以喻諸德。輔翼其身。而歸諸道者。其待之之禮。將不又隆乎。後世此禮既廢。由是教道不嚴。君德不就。而萬邦不可貞矣。太宗以至沆兼太子賓客。詔以師傅禮事之。此固所謂父在為子。君在為臣。猶可見古人尊敬師傅之遺意。宋室之興也。宜哉。召王繼恩還。以上官正。雷有終為西川招安使。

丙申

二年。以太祖孫惟吉為閬州觀察使。

惟吉。魏王德昭長子也。太祖崩時。惟吉裁六歲。帝即位。猶在禁中。日侍中食。太平興國八年。始出居東宮。未幾。授左驍衛大將軍。至是。授閬州觀察使。凡邸第供億。車服賜與。皆與諸王埒。

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。

初。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。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。守榮衆潰。運餉盡。為繼遷所奪。帝怒。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。將兵討之。會曹璨自河西還。言繼遷衆萬餘。方圍靈武。城中告急。使為繼

遷所得。則頓兵不去矣。呂端請發兵由麟府廊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。襲其巢穴。則靈武之圍解矣。帝即命繼隆出環。丁罕出慶。范廷召出延。王超出夏。張守恩出麟。五路進討。直趨平夏。廷召遇繼。遷于烏白池。擊敗之。繼隆不見虜而還。寇準免。

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。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。帝不懌。罷知鄧州。

三年。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。

京東。京西。河北。河東。陝西。淮南。江南。荆湖南。北。兩

浙。福建。川。陝。廣南。東。西。凡十五路。各置轉運使。

三月。帝崩。太子恒即位。

帝在位二十二年。年五十九。初。帝不豫。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。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。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。帝崩。皇后令繼恩召呂端。端知有變。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。亟入宮。后問曰。宮車已晏駕。立嗣以長。順也。今將如何。端曰。先帝立太子。正為今日。豈容更有異議。后默然。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。垂簾引見羣臣。端平立殿下。不拜。請卷簾升殿審視。然後降階。率羣臣拜焉。

史臣曰。太宗沉謀英斷。儉勤自勵。閔農事。考治功。慎刑獄。納諫爭。遇災知懼。有過知悔。故能削平海內。功業炳然。若夫太祖之崩。不踰年而改元。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。宋后之不成喪。後世不能無議焉。

立郭氏為皇后

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

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。復封兄元佐為楚王。錢若水請罷許之。

初太宗以劉昌言罷。問左右曰。昌言涕泣否。及呂

蒙正罷。又曰。蒙正望復位。目穿矣。若水因歎曰。上待輔臣如此。蓋無秉節高邁。全進退之道。以感動之者耳。即欲移疾。會西邊用兵。不敢言。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。章再上。乃罷為集賢院學士。若水入謝便殿。帝問近臣可大用者。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。帝曰。此固朕所屬也。

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

帝生母也

李繼遷請降。以為定難節度使。復姓名趙保吉。

繼遷表求蕃任。帝雖察其變詐。方在諒陰。姑從其



原件短缺

P39 下半頁以後缺

德